

英 国 简 史

[英] 伊·勒·伍德沃德 著

王世训 译

杨自伍 校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E. L. WOODWARD

A History of England

Methuen & Co. Ltd. London, 1984

(根据伦敦梅求恩出版公司 1984 年版译出)

英 国 简 史

[英] 伊·勒·伍德沃德 著

王世训 译

杨自伍 校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外国语学院内)

上海市印刷三厂排印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开本 787×1092 1/32 8.25 印张 179 千字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

199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500 册

ISBN 7-81009-510-2/K·015

定价: 4.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罗马时代的不列颠	1
第二章	盎格鲁-撒克逊人	8
第三章	阿尔弗雷德：丹麦人入侵：征服英国	16
第四章	安茹王朝和大宪章	27
第五章	爱德华一世及“国会”	37
第六章	百年战争：兰开斯特人和约克人	47
第七章	“中世纪”的终止	56
第八章	都铎王朝与教会	70
第九章	伊丽莎白时代	85
第十章	王室政权的瓦解	95
第十一章	内战：奥立佛·克伦威尔和清教徒天下的英国	105
第十二章	查尔斯二世的统治：1688年革命：与路易十四的战争	117
第十三章	十八世纪英国	128
第十四章	沃波尔：查塔姆：丢失北美殖民地：打败拿破仑	141
第十五章	十九世纪英国	152
第十六章	自由贸易：罗伯特·皮尔爵士和帕默斯顿勋爵	161
第十七章	格莱斯顿与爱尔兰：帝国主义：南非战争	171
第十八章	二十世纪早期与第一次对德战争	181

第十九章	两次大战中的英国：国内政治及经济问题.....	197
第二十章	1919—1939年英国对外政策.....	216
第二十一章	第二次对德战争及战后.....	226
附录一		243
附录二		247

第一章 罗马时代的不列颠

大不列颠岛孤悬欧洲大陆西部边沿，其发展不在欧洲历史的主线上，因此要概括英吉利人民的历史及其特点，说来容易但也十分棘手。岛上契维奥德山(Cheviots)以南，地形分为两部，西北为高地，东南为低地。这样，最易遭受侵袭的是面对大陆有大批良港和便于通航的河流。至于要根据今日英吉利人的体质结构来作出历史结论的可能性则更小了。一般认为英吉利人所以能够公正地对待诺曼人入侵的历史事件是因为赫斯汀斯战役的交战双方都源自共同的祖先^①。不妨追溯到千年以前并且记住凯撒大将登陆英国时的目击者也都是混合种族的后裔；在他们陆续入侵英国的过程中随之而来的“种族”一词在血统的历史渊源上并无多大意义。

所以，稳妥的办法是首先确定一个年代。我们认为公元前54年不会成什么问题。这一年，凯撒大将经过初步侦察，率部在华尔穆(Walmer，或今日的华尔穆地区)附近登陆。他看到的是：沿岸和附近一带居住着各自为政的小部落；他们耕种的土地是原始农业弃而不耕的粘质土壤。他们是不久前

① 这绝非猜测之词。一世纪以四代计(测算考虑了早期婚姻年龄较低)，今日一名英国人的祖先在1066年可能有236人。这一庞大数字完全可以包括一名普通后裔在婚姻上的各种折算。另外，要认真确定一名赫斯汀斯战役的人的祖先是比较困难的，因为威廉的登陆大军中只有40名左右才有姓氏记录，确定他们直系男姓后裔就更成问题了。——原注(下同)

来自法国北部的最后一批入侵者。他们正逐步而缓慢地向北、向东拓展耕地，赶走更为落后的居民。所以，他们主要滞留在简陋的村庄，山间土堡，和较为软质的土壤地带。凯撒征服线以南有一片大的维尔德(Weald)林地。中西部以外另有部落，耕作更落后，但有些政体组织的规模和相当可观的工艺水平。其他部落在中部村地以北，该地区后来成为约克郡的一部分。至于北部、西北部、西南部或威尔士地区，条件更为原始。举例来说，他们的日常用品中很少有金属制品。

在高度开化的同时代希腊罗马人眼中，这些岛屿居民毫无特异可取之处。甚至他们所用的名字普雷顿尼(Pretani)是否确切，也成疑问。很可能是这样：凯撒从布伦(Boulogne)附近出发，那里的居民叫不列顿尼，凯撒于是认为普雷顿尼是个音误，改称为不列顿尼亚。那末为什么凯撒非得进军普雷顿尼群岛呢？也许和很多征战者一样，他要把边疆不断推向远处；另外，高卢北部海岸外来曾征服的土地有可能变成叛乱中心，或者至少是边疆受骚扰的根源。

凯撒在征服不列颠的过程中，他遇到和在高卢时的同样困境。他曾长驱直达赫德福特郡，好不容易才制服卡西夫劳纳斯。卡西夫劳纳斯是岛上新近定居部落中最强悍的酋长。继而凯撒撤离不列颠。此后 100 年左右，没有罗马军队登陆之举。在这段时期里，出现了一股新的入侵者。他们可能来自诺曼底，在汉普郡沿岸登陆定居。公元开始前左右，比较开化的部落建立起五个王国，大致分布在亨伯河盆地及从芬斯(Fens)至萨默塞特、多塞特一线上的英吉利南部、中部、及东部地区。伦敦已发展为贸易经济的殖民地。

罗马征服不列颠之举是克劳狄皇帝下诏进行的。理由可能和凯撒远征该地一样。克劳狄的将军、普劳的埃斯于

公元 43 年在列奇博罗登陆。可是征服低地部分也曾旷日费时。布立吞人 (Britons) 至少出过一位杰出领袖——卡拉德库斯 (Caractacus)。他叛变后, 波迪西亚 (Boadicea, 即 Boudicca) 继续领导了强大的反抗运动。罗马人未曾打算将整个岛屿置于他们的直接统治之下。当他们推进到克莱特河 (Clyde)、福斯湾 (Firth of Forth) 一带, 他们便将疆界定于偏南部的萨尔威湾 (Soway Firth)、泰因河 (Tyne) 一线。公元 122 年前后, 罗马哈特林皇帝 (Emperor Hadrian) 时期, 他们营建今日称哈特林城墙 (Hadrian's Wall) 的防御工程。工程实为一堵规格较大的隔墙, 前面挖有深沟。每隔一段距离, 设有碉堡和防御设施。碉堡外的土墙下另有沟堑^①; 有一条军用公路连接坎伯兰沿海 (Cumberland coast) 及华尔森 (Wallsend)。大约 15—20 年后, 在克莱特河与福斯湾之间修了另一道防线; 工程不大, 比较简易。这项工程并不意味罗马人将继续向前推进。不到 50 年, 这道新的防御工程即弃而不用。哈特林城墙成为罗马人占领时期北方的永久边防线。防线南面则政局稳定。

交代罗马统治下的不列颠的政权机构设置则属于罗马帝国史范围, 而不属于英国史。这个行政机构象罗马的政权一样向着中央集权的专制方向发展。这个政权也忍受着罗马政权在其他地区同样的苦难, 衰败也出自同样的原因。永远弄不清衰败原因中的重要细节, 因为不列颠根本没有公共花费或财政岁入的记录档案。罗马帝国地方省份的机构设置和施政制度主要是以城镇为对象而拟订的。行省中城镇的最高级

① 这第二条沟堑, 估计至少耗费 100 万个劳动日, 是官僚挥霍的典型事例; 它极大地削弱了罗马帝国。修在罗马统治区一边的沟堑不可能有军事价值; 也许是为了不属于军事编制的关税官员的方便而修筑的。不多久, 沟堑又被填平, 再次糜费大量财帛。——原注

别为“殖民地”，即罗马军团退伍军人的居住地^①。不列颠有四个这样的“殖民地”：约克、林肯、考尔切斯特及格罗塞斯特。“殖民地”有地方长官或“市长”和一个由历届市长按罗马元老院组织起来的海外元老院。原来的部落亦仿此组织，以乡镇为部落中心，有经选举分级别的市长和一个元老院。这样，杜罗特列格斯族的中心在杜诺瓦利亚，今称杜切斯，位于他们早期的贞女堡附近。

如果不列颠政体的样子是模糊不清的，那末被统治者的状况如何同样是搞不清楚的。没有居民总数及其分布的统计资料。低地和高地地大概都有 100 万人口。罗马的行政管理区约在切斯特、约克一线以南。整个低地区有一定程度罗马化的样子。每个人都使用罗马式陶瓷品，其中少数人则接受了罗马的上层文化。早期，罗马军伍(55,000—60,000人)及随军人员带来大量其他国籍的人。第一批罗马军团中的大部分人员系高卢人、西班牙人、多瑙河省份及莱茵河地区等人。以后，当兵员不能就地补充时，征募的员额主要来自莱茵河地区。意大利籍的士兵或平民，人数极少，无法在人口构成上留下体质上的遗踪。另一方面，意大利的观念影响了乡镇建设的格局；每一乡镇都有集会广场或贸易市场，都有带通道和柱廊的大厅或长方形会堂。一般的公共建筑都比人口实际需要宽敞得多。修建和修缮这样巨大建筑物的费用也许就是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的经济原因之一。许多乡镇本身并不大。罗马政权所在地的伦敦，人口至多15,000人。另一方面，这些小型乡镇所具有的便利在18世纪末伯明翰和威斯敏斯特都难以发现。例如街道铺上条石，并有下水道，路旁划出人行

① 另有一个“市镇”(municipium, 规模小于“殖民地”)在费罗拉米恩(Verulamium, 今日圣阿尔拜斯St. Albans)。

道。居住区有集中供热设备，还少不了一个公共给水处。

这种罗马式的乡镇生活历时短暂。富有阶层因重税而潦倒，商业因货币贬值和缺乏自由工业而凋弊；冗员大量增多；军队间的内讧和相互攻掠城镇；这一切（虽不尽然）便是三世纪中叶以后乡镇中的诸多便利烟消云散的原因。例如，不列颠的吴罗赞特广场在公元300年前后毁于火灾，未曾重建。在锡尔切斯特有证据证明，这里的乡镇生活晚期阶段，有一个不甚开化的阶层侵占巨院大宅。他们在方格花纹的通道上兴举饮囊就餐。费罗拉米恩的剧场成了采石场。

乡镇生活的式微并不等于罗马文化的立即消失。罗马帝国的经济基础是农业，罗马式的别墅象罗马军队和官僚政治一样，在罗马乡镇变成污垢废墟后依然持续一段时间。这些大大小小的别墅和农村住屋不是农业生活中唯一的建筑物。大部分罗马时代的布立吞人居住在原始的农业社会里，耕作一块小土地，和罗马人入侵不列颠之前完全一模一样。他们在没有部落战争的年代里得利非浅，可是他们又得面对官僚们日益膨胀的权力和无尽的榨取；有的沦为赤贫后落入国家和领主之手。而统治者最后的一手是不令他们接受军事训练；这使整个国家丧失抵御外侮的能力。

农村代表贫困者，即代表国家的大多数；拥有别墅的人包括少数富豪和一批小康之家。别墅不同于后来的庄园正规地，即管理着一个或几个村庄的行政单位。另一方面，别墅不是个人的住宅，而是乡镇衰落市场萎缩后自给或基本自给的经济中心。别墅的规模和豪华舒适程度，彼此差异甚大。别墅十分豪华舒适是夸大的说法。别墅有罗马式的家具；平面布局由长廊串联一排房屋，两端配有厢房。这种布局更象罗马·凯尔特式而非意大利式。然而，几乎所有这些别墅比

起中世纪的大部分英国宫殿还要舒适阔气。

有钱人家别墅的奢侈必须依赖欧洲大陆的舶来品。商业衰微前，罗马的不列颠进口商没有多少物资可供出口交换之用^①。不列颠的金属矿资源，尤其铅是一笔财富，但矿藏和采石场为国家所有。小麦的产量不小，可是扣除税赋供养军队和官吏后所剩无几，出口也是少量的。这样，需用奢侈品的人得开辟“代用品”之类（意大利的罗马人如此称谓），于是啤酒代替酒类，脂肪代替油料，白镵代替银子等等。陶器按标准尺寸大量生产，供应全国。有初期资本主义组织形式的工业和“工艺”作坊，比肩而立。砖瓦生产，纺织工业（因农田改为牧场，农民从事纺织，农业人口相应缩减），玻璃制造业；这些工业和其他小工业没有改变社会的农业结构成为手工业结构。从商品的分配来看，通衢要道在长途运输上起着良好的作用。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修建得太好了。笔直的大路连接两个中心，往往未能沟通幅员较小的小乡镇和人口比较密集地区。

罗马时代的不列颠工业制品大多工艺低劣。罗马入侵前，英国工艺品有很高水平，罗马统治快结束时，英国工艺品又恢复凯尔特式。所以罗马统治时期低劣的英国工艺品特别显眼。但为什么，这种不算代表性的精美工艺，起先消失后又复苏？实在难以理解。如果我们能弄清罗马时期不列颠人的思想和观念，也许我们对此能理解得更深些。我们对他们宗教方面的知识只有表面肤浅的一层。考古学上的证明结论是：当时盛行“官方的”罗马文化。考古学也证明：当时也盛行供奉凯尔特神灵。罗马的统治者认为，国家推行宗教的目的完

① 有猎犬、斗技场用熊，牡蛎、珍珠及毛织雨衣。

成后，就可以将凯尔特神灵融汇于奥林匹亚的神灵。或者他们在断定当地文化并无政治危险时，也会表示罗马帝国执政者常有的宽容大度，加以默许。今天，有证据证明基督教很早传入不列颠，并且罗马皇帝在 4 世纪定基督教为国教后，基督教在英国社会中已相当流行了。

第二章 盎格鲁-撒克逊人

公元3世纪末，不列颠岛从沃什湾至怀特岛沿海一带已经设防，防范海盗骚扰；海岸称“撒克逊海岸”。罗马帝国在不列颠的统治结束时，象其他地区一样，出现了灾难，接着是黑暗。但古典文化的衰败似大地陷沉，缓慢地为海水浸没，不如突发的天火地震那样猛烈。野蛮部落定居在罗马帝国的废墟之地，无意摧毁这些古典文化。他们没有这种普遍的文化头脑。他们要的是特定的东西：劫掠和土地。

根据传说，亨吉斯特和霍萨率领的野蛮部落当初是被邀请来防御不列颠的东南沿海以对付其他野蛮部落，后来却反客为主，指向邀请者。不管亨吉斯特和霍萨是否确有其人，入侵不列颠的海盗或移民都从斯莱斯维格和莱茵河地区之间渡海而来。他们原有的土地比较贫瘠。人口增长的压力和其他民族(匈奴人和阿瓦人)的西迁可能是他们被迫迁移的原因。“盎格鲁撒克逊”是迁移者中主要部落成份最合适的称谓。条顿人在本土并不清楚地单独形成一个“民族”。侵占不列颠需要一位锐意开拓的领袖统率；条顿部落的首领常从各个部落间征募勇士。估计第一次民族迁移的征战(不单单是掠劫)发生在公元450—460年间。他们在维尔特林地以南的肯特和苏萨克斯建立居住地；稍后，另一些定居在苏萨克斯以西汉普郡，以及萨里、埃萨克斯及密德尔萨克斯等地。一段时间里，他

们从上述地区出发，劫掠和摧毁了英吉利南部和中西部大部分地区。490—516年间，原不列颠人结集在一个名叫奥雷里安纳斯(Ambrosius Aurelianus)的麾下，在今日无人知晓的巴陀尼克斯山(Mons Badonicus)击败抢掠的入侵者，把他们赶回原居地。他们于是在此蛰伏了一代人的时间。但不列颠人的胜利没有持久。不列颠既无充足的财源又没有常备武力驱逐随潮汐而来的敌人。入侵者沿河流而抵沃什湾，控制沼泽地外的内陆较高地区。他们散居在亨伯河湾的南北两侧。

这些入侵和早期定居的史实并不清楚。例如，西萨克逊溯泰晤士河而上，抑或他们先在东海岸登陆然后取道伊克尼尔特大道进入泰晤士河中部流域，直达华林福附近。他们的王室也许来自南方，在泰晤士河中上游肥沃土地上的部落中间建立起一种军事的统治机构。不管他们属于哪一个世系，这些早期的征战，开拓疆土的史迹总引起人们的兴趣，因为他们是西萨克斯王朝最终也是英格兰王国的开国元勋。

条顿族移民经陆路和水路迁居到一个比他们原来地区有更为开化的新地区。他们迁居到新地区是不是中断了新地区的历史？或者说，他们摧毁、摒弃新地区一切文化后又在信奉基督教时再恢复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有没有赶跑所有的罗马不列颠人？他们是不是一点也没有忘掉条顿族的习俗？没有从被征服土地上的人中学得些什么？

提出这些问题容易，回答则困难。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在生理特征上十分近似，头颅尺寸及其他方面都如此。罗马不列颠人不是纯凯尔特人；入侵的盎格鲁-撒克逊人也不是纯条顿人。地名不能成为证据可靠的指标。除重要的自然的地理地名外，条顿人新取的地名替代了凯尔特人的地名；但这种取代并不等于原来的居民随地名而一起灭绝。这种证据倒

是在证明罗马统治时代那样的城镇生活消失了；换言之，盎格鲁-撒克逊人到达前已在衰落的乡镇至此完全湮没。坎特伯雷半呈凋敝；伦敦在5世纪中至7世纪初时期未见于史载。罗马时期的农业别墅制度弃毁了；可是有了确实的史迹后就不能再说罗马-不列颠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农业生活毫无连续性。一般地说，征服者不大注意或不注意罗马文化遗产。没有必要臆断他们将被征服的居民斩尽杀绝、撵出家园或降收为奴。英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在7世纪最初几年前的历史鲜为人知。混战初期时的许多小王国也会有短暂的联盟，但如昙花一现，随即由地理条件形成的自然界限，逐渐合并，出现较大的王国。然而，有一个极端重要的史实：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于公元597年派遣传教士去英国，启迪英国信奉基督教，在英国恢复罗马文化。这位教皇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封建君主、政治家和圣者。他显得深谋远虑。当他敕遣奥古斯丁赴英国时，已经考虑了奥古斯丁的任务不仅是传播基督教教义，同时要恢复一个罗马帝国昔日的行省，执行罗马教皇的统治权力。

凯撒大将率领罗马人第一次来英国和6个半世纪后罗马传教士重来英国，两者是有区别的。第一次来的罗马人靠的是暴力；奥古斯丁的成功则依仗的是开导劝说和自愿信奉的基督教。因此，基督教传播虽不迅速，但最后效果极为深远。这项效果可以这么说，基督思想改造了一个野蛮社会。这个改造过程当然有妥协、误解，有时还有失着。从某一方面讲，基督教永远处于矛盾之中，它永远从事着一场无法在今日世界取胜的战争。然而，也可以这么说，从几个修道士见容于肯特王国宫廷时起，英国历史里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英国异教对此无法持久抵御。为所有日耳曼民族共有的异教习惯用法，

在他们祭坛上被摒弃后，仍然长期隐晦地保留了一些习俗，如今日使用的地名，星期的命名和节日如圣诞节和复活节等均为基督教历法所吸收。但异教异道没有核心组织和完整的教义；他们无法和基督教的教会组织，传道方法和教会律令相抗衡。此外，罗马式的教会律令和布道方法在格列高利教皇派遣传道士抵达英国不到70年内便建成了。原不列颠的基督教教会在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者的势力尚未抵达或尚未征服的土地上苟延残喘；即使他们曾经考虑要拯救入侵者，使之皈依基督教，他们好象也不大可能过分注视此事。

虽然爱尔兰的凯尔特基督教长时期失去和罗马教庭的联系，却并未由于政治动乱而中断。634年，位于最北端的诺森伯利亚国的奥斯华特王要求爱奥那岛上僧侣派遣传教团，教化其臣民。凯尔特基督教圣者之中最仁慈忠厚的爱丹组成传教团，驻林迪斯法恩。几个世纪流逝的岁月使凯尔特基督教比起罗马的守法风尚来得更为平和，更富抒情味和更富有想象。这种描述和事实不尽相符。不管如何，英国人需要的是罗马教义表达的那种严格的、逻辑周密的教规。663年，一次宗教会议在惠拜(Whitby)举行。首要议题是以凯尔特方法还是以罗马方法决定复活节的日期。诺森伯利亚国王同意罗马方法。他的决定使英国普遍采用罗马律法，也使英国避免因两种教会而导致的以亨伯河为界分成南北两半的恶果。

其实，早晚会有这样的一个决定。以罗马方法决定复活节的日期显示出重大的作用。这导致668年教皇维泰里恩敕遣一名希腊人西奥多^①来坎特伯雷就任大主教圣职。66岁的

① 诺森伯利亚国王和肯特国王一致同意推荐一位名叫威格赫特(Wighard)的人担任圣职。威格赫特去罗马申领圣职任命书，但在递交国书后死于瘟疫。于是，教皇认为有必要补缺，亲自任命西奥多为大主教。

西奥多是负有盛名的学者。他在罗马住过。没有人事先告诉他将英国当时的分割情况作为划分小教区的依据。他在坎特伯雷建立全国性的主教权力机构。他开辟了新的主教辖区。他于672年在赫特福(Hertford)召开全英教士会议，拟订教会行政组织的基本方案，布置一个神职人员应遵循的道德规范。西奥多没有完成以主教为中心的各项计划。他在西萨克斯未化多大精力。但他总的决策旨意是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

西奥多在英国出现具有一种征兆的意义^①。他对已经衰落的希腊、罗马世界所知甚详。西奥多是奉一位罗马官员之命来英国的。他属于这样的一个阶层，他们相信权威和钦佩之心来自理性，与出身、实力及成功无关。僧侣们为了保护本身和教会的安全需要成文的法律和书面的土地持有证明文件。他们自身有一个文化的传统。僧侣们认为知识宝库中最重要部分当然是有关神祇的方面，但亦包括例如初步的数学知识以计算复活节的日期。他们熟悉圣经史中许多事迹，因为从中可以了解过去。这比起日耳曼部落中流传的故事范围要宽广得多。基督教义有关罪的概念比起相信血仇是代代相传的野蛮的行为是非法则更触及人的基本问题。

需要再次提醒，这些新概念是缓慢地浸入英国社会的。长时间里，在分散居住的异教徒中传播基督教是异常困难的。因为没有传道的牧师，其实还不曾划出教区。主教是大主教区的牧师。他可能得到修道院的一些协助。但修道院常是神职人员住在一起的大院，不全是执行神旨播道的僧侣。英国化了的“礼拜堂”一词是僧侣们工作的教堂的一个注释。教区

① 随西奥多同来英国的有一名非洲学者叫赫德林(Hadrian)。

在领主捐赠土地兴建教堂后才能划分出来。它是尘世利益和来世利益结合的典型。这种结合才使兴建教堂变为一项有利可图的投资，因为世俗的创建人可以从交付给牧师的钱财中分得一杯羹。

虽然神职人员在盎格鲁-撒克逊社会建立起的“有秩序的”因素在逐渐加强，但不能夸大，因为教会不可能在完全没有制度和不懂法律的人中间工作。条顿族移民有他们自己的血缘概念，他们是一个以自由民（正确地说，有自由的家族）为单元的等级社会。自由民（或“农民”*ceorls*）^①之下是没有自由的人。大部分“农民”都拥有奴隶。“农民”上面是王室贵族和国王亲信。根据宗法，他们是国王的军事“伙伴”，他们在英国定居后，随着岁月流逝，他们的社会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些变化无法明晰地勾勒出来，因为当时社会没有成文的法律，各地差异又大。肯特的变化不同于西萨克斯的，也会在同一问题上不同于泰晤士河对岸的埃萨克斯的。9世纪及以后入侵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在华特林街南北两边后，进一步扩大了地区的差异。

诺曼征服后，英国较长时间里的经济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与自然作斗争。农民仅有少量农具，操作技术落后，耕种的是小块土地，有时机就扩大些。他们没有保障，常受欺凌。他们艰辛地劳动，不断地耕作，为帝王及其御林军，为权贵及其扈从，为教堂的僧侣们提供生活的各项所需。最初，缴纳的是实物。国王和权贵们总是不停地吞噬农民创造出来的果实。国王另有收入，收入的种类也逐渐增多。但国王给臣属永久性赏赐的主要方法是封赠采邑。采邑的收入往往超过道

① *ceorl*（有自由的农民）变成‘*churl*’（农民），他们社会地位已经降低，反映了几个世纪历史的变迁。